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徴 編

論三十 諷諭

王命論 漢班彪

彪年二十光武即位於兾州時隗囂據隴右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天下雲擾囂問彪以時事彪對以漢當復興囂不以為然彪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

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髙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髙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

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安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幾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

流於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錢神論　晉魯褒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

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貧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

而為錢故使内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

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

禄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
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
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惟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
達富者能使温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
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丸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
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

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廣絶交論 梁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

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横煙霏雨散巧歴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㶕叙粤謨訓捶直切絶交游比黙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聮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音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𡰱寄通靈
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
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
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

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壓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宗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
籍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
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温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
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
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
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
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

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于苫盖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浮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荊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甸

匋迤逶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譚拾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縣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

以蔵客何所見之晩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衅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衅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槚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

裳雲合輜軿摯轄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埜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

豈云蔪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窾論　唐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員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子威權等司隷何居大夫問謀對曰得窾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窾

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説大夫不聞古有郈侯侯家得竊婢寐則竊言言則侯輙鞭之如是一歳婢竊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奚奴每厭勞辱寐則假竊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竊病寐中竊言非所知也引竊婢自辨辭説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髠之鉗之奴竊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竊説説侯之過譬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竊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竊

良氏子孫世在於郃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竊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隷大夫乃嘆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郃侯奚奴耶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冐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

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禄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

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玆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方本無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方作不）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門下或有而字）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

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無也字）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

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武無哉字）

辨姦論 宋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

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

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

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頤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扵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存舊論　唐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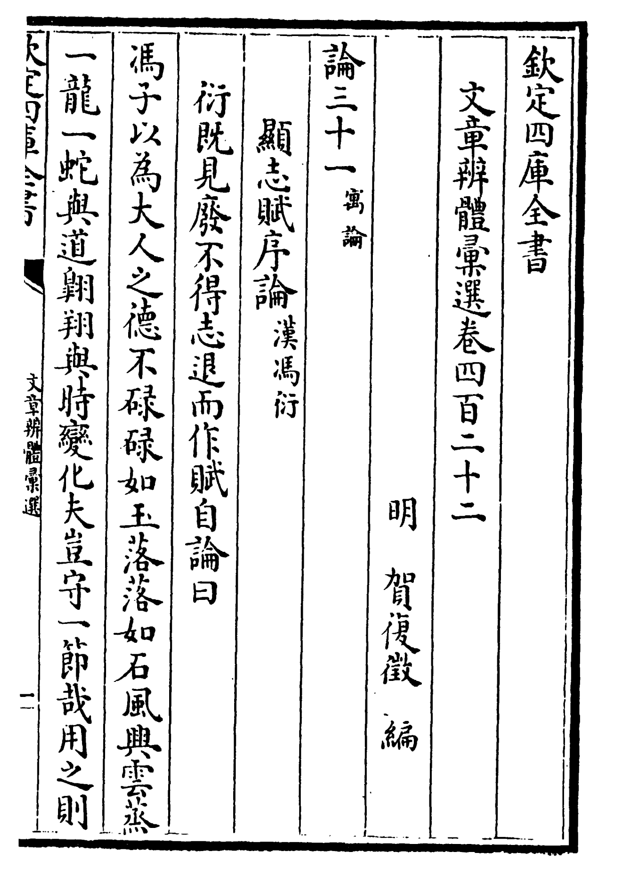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

𥘉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
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
司隷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
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盖又二百餘年雖漢之
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
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
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

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内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

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絶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揺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論三十一 寓論

顯志賦序論 漢馮衍

衍既見廢不得志退而作賦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濶畧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常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懐抑心抑節意悽情悲夫伐氷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歴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産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

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羇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盖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

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慜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勞生論　唐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維疇昔勤矣厥生乃著兹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姸媸愚

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以笑曰末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鏁仁義籠絆

朝市失趣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蹟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心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嚇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跡無地段珪張讓金目是視胥謡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譊足踐龍逢之血

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盖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晁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宴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

擘非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隹寔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羡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數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

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
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
者鮮無識者多禍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
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
積迨於近代此蠹尤深范鄉搗謙之風縉紳不嗣夏書
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
且落皂蓋填闤闠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啜惡求

媢詬痔自親美言謟笑好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紕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好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濶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蹔設去等絶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

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
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内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
紫牧州典郡冠幘刼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
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
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
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擔石不貴囊錢偶
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
宇斲雕為璞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内敷文教

方召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禀斯首尾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萇莠化為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緘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善仕論　明汪道昆

舍人命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

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雕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裼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強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尭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肙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于此則仕者之贅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癥疣而修我疾

癩疣則生割則死癩疣不猶愈於死乎彼妓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妓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癩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袵饋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惟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謝錫位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二 設論

非有先生論 漢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昔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

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嗚呼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

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

亷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歴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

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

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

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
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
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館壞苑囿填池壑以予
貧民無產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
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
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
積有餘囹圄空虚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

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王褒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盖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

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蚑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陟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緜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

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刄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于無人行衰于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遊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

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晨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詠歌之也文學曰先生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

而咏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藴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咏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

寥宇宙明君之恵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兹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恵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咏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㳺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嘆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道衰微偽臣虚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宜

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耇耉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于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咏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

子見先生言切怨二客慚媿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纍集江海不以爲多鮪鱓並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繇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顧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于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縣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

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伯以尊天子秦穆有由余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渫庸逝滅強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

有郭隗樂毅夷破強齊困閔于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如此而况帝王選于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内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咏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

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顧推主上宏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禄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室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之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

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義長于酷虐狼摯虎攫懐殘秉賊其所臨涖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寛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

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輝燿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乃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降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

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鉏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蜀羌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𪆂齒梟瞷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腹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咏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釋時論　晋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

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氷子矍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氷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賔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禄惟先生告我塗之迷也丈人曰嗚呼子聞

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骨腐不簡蚩儜多士豊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

門𢹂𢹂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迹于耕耨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瓅慧者以淺利為鎗鎗晦胎者以無撿為宏曠𤻸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𪊨發為高亮𪏆𧕟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愽納為通濟眂眡者以難入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勤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illegible][illegible]而刺天忌惡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毁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疎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内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

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孫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度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衰誇朝榮夕滅旦飛暮沉喲周道師巢由德林豈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

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義俠傳總論　明 卿之麟

摩詰有言曰西風刎首向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嗟乎有所求者利也無所求者義也傳嘗曰求仁而得仁札之劍良之椎高之髡鉗布之奏事越頭下仁則吾不知也不苟信不倍言義者有焉其庶乎太史公發憤論次古布衣之俠而之數者不少概見何哉魯連之不帝秦與夷齊叩馬事何異而一則曰義人一則曰其意指不

合大義豈君子喻義子長非其人邪為之次女俠義者

聶榮

太史公曰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豈其然哉政知姊賢必死故自皮面抉眼出腸耳余嘗謂漸離奇於荊卿而榮奇於政兩人非獨俠烈蓋亦長者焉

魯保母

語云可以托六尺之孤豈責保母輩耶保母為君子彼程嬰杵臼者又何以稱焉

如姬

姬知報父讐而不知報公子之德豈姬哉姬知報公子而不知報君豈姬哉姬為嬴所竊以急刼之不免耳夫以秦數萬之衆五諸侯救之兩公子攘攘計莫出一決而聽之姬姬於此時蓋已難矣君父之際賢者扼腕彼楚國覆而平王鞭亦報其父耳嗟嗟子胥固丈夫也

李娃

史稱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固庸態也娃之漼淖泥滓仁心為質豈非所謂蟬蛻者乎士不困辱不激不激事不成假令鄭子能自豎建顯當世則娃幾與蕲王夫人媲美矣

張鳳奴

夫女至娼且俘而呌號城下誡將守死彼於國家何有焉士大夫冠進賢貿厚恩而容容於死生之際何哉何

哉

高娃

讀漢孔車之收主父天子聞之以為長者未嘗不悲哀其意而太息於漢之君臣也一時士大夫為亨所搆者不少矣娃之事曾亦聞上否嗟夫嗟夫

謝小娥

夫鬼神既已示之夢中即示之耳故作隱語豈前知有射覆者顯其奇耶娥之為女為孀為傭為尼殆不可方

物而究也于父孝于夫貞古所稱有道仁人也雖曰女子吾不信之矣

魏乳母

魏乳母不愛千金之賞而愛以嬰死于澤中異哉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此蓋與鄙人言而難為姱節奇行者道也

張紅紅

義妓風雅名流紅紅管絃異儁感泣至死雖屬鍾情然

其至性過人蓋自有不可磨滅者語云士爲知己死女爲悦己容兩人殆又之矣

龐娥親

諸女軼事往往得之野史其辭弗可深考而娥親于書傳獨數見豈白日殺人其志皎然爲足多邪俠以武犯禁而娥親歸死於法焉則儒者之所褒美大之矣

節俠總論 鄒之麟

聖人諱言節蓋至於節而天下之事解矣故寧取管仲

之仁而不與匹夫匹婦之諒誠重之也雖然臣死君子死父婦死夫天性已固然者況閭巷之所稱朝廷之褒丹青之所風美備是矣猶尚寥寥不易見豈中庸不可能也白刃固可蹈邪若夫非君非父非夫而無褒稱風美之要片語觸激嚙臂相期雖生而有所不用即以折諸聖賢之節吾不知其何如然而移彼易此易易耳田先生之報太子丹曰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嗟乎彼何心哉感而序節俠

薛布濤

荆公世所稱險峻苛鷙人也薛以一妓當之不猶之乎卵而鬬石卵太史公之贊蔺相如謂勢不過誅布濤不懼誅雖百荆公何加焉

任俠傳總論　鄒之麟

余觀漢高之脫季布與條侯得劇孟語任俠行權幾奪天子矣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已死生存亡不可謂不賢者而韓子短之且與儒者同類而共譏豈匹夫而

託南面犯禁亂法自此始邪汲長孺鄭當時古名臣也皆用俠聞豈不矜能不伐德廉潔退讓有足稱與嗟乎讓天下者方能任天下鄙人嚮利可與圖事乎哉

莒婦

以一婦而傾人之城亦已厭惡不祥矣丘明傳之豈報夫高義他非所論數邪跡其敗莒寧獨計智蓋深心矣士君子讀度紡與結草之報當慎所以施之者

孫翊妻徐氏張茂妻陸氏

古之覆敗相踵而復之者寥寥漆身吞炭貌國士名耳即下宮之難聽之不可知之袴中河清可俟人壽幾何陸之討充徐之收覽杰千古矣觀其出奇制算如胝物囊中此豈獨義憤蓋亦智畧絶焉

唐平陽昭公主

以太宗之英雄而主為之典軍蓋難弟矣降名賊攻别部下巖邑申約束有名將風高祖哀思焉而令人鼓吹也

游俠傳總論　鄒之麟

太史公之傳游俠詳矣退四公子之徒而進朱家劇孟有以也虞卿不重相印而從魏齊鄭莊行千里不需糧游道頗廣翩翩儒而俠矣游俠關如何也稍以意為之論次

陶侃母湛氏

世固不乏廉者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何哉鄙心不忘耳侃之母能却鮓又能剪髮剉薦殆合德矣非此母

不生此子知言哉

澤嫗

以嫗樂劉之歌嘯而操豚則可以嫗操豚而他日為其子地是所挾少而望奢者也食一豚復進一豚報者不謝施者未倦亦豪舉哉

絡秀

汝南之貲不減外黄然甘為人妾而不辭何其下也及覩伯仁兄弟迺知母賢賢母輕以身屈折盖有所用其

志非苟而已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議一

復徵曰議者誼其事以合於義也書曰議事以制是議者三代以來言事之定名故後世凡以文言事皆謂之議不專奏議一體也

魯議 唐 髙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代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内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窮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豈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豈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王者禮樂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會謂昊天上

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哀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僣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

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餕周公於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

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於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葢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為萬代之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

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於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

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哀不亦宜乎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偽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

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葢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反代

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渙豈非賑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嫵强盛小者懼於因執是恩信不流於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寢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

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一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側目其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

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乎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

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邪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

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意以譏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録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臥寢遂使命懸僕隷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

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渙之源棄名器而汩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

靈不道山陽脅奪夫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改葬服議　韓　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

也傳稱舉下緦者緦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

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湧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

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

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于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其

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

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説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歳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

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宫不慱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㝠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刀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覿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

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盖失問也然猶蓋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議二

為兄後議　宋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

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巳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葢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

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

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

祀之賍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

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

先君者不惟稟後君命已之命又當稟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

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謟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

賞罰議　趙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文牾賢罰以定令𡙇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齎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某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為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

伊尹太公常舊匹夫傳說箕子常編縶囚冀缺甯戚常伍耕農管仲五羖常沒擄獲尚屑與時爭盈鼓之逋賦列時刻之積效而邀遷次耶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尺寸爾夫以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詎非為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兠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夘則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

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銒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以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馳步皇帝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賛者古也令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令時而用古殆

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況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王律後王令附麗驗治劾讞鍛成猶曰未也況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與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為度量而縻爵位矣斯豈宅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

爾真賢實薦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壬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他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耶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同盜跖罰窮奇而諂饕餮惡可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鋭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迆別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數也度

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歴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歴作為歴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歴僧一行改大衍歴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惟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黄道其詳皆不存於

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葢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椭而黄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

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其制與定法大同惟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内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

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

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南安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

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盖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輙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

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為
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
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耶
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為法不足以為
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絃平設以象地體今渾
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
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
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

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恤也其三曰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於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

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日周有竒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廹下端之東以窺

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令兩端旣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令以句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揺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暅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内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葢

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暅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

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洪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黄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

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黄道赤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黄道此定黄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黄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黄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黄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

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横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黄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黄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黄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黄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黄赤道平

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别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率自當黙與天合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嗷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嗷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况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

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鑚之而彌堅徳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名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説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葢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公族論　曾鞏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别子皆為諸侯諸侯之

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别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别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别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别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别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絶其禄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

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

骨月之恩至於無窮葢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内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

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爾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

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為人後議 曾鞏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

禮之義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
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
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
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
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
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
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
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

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則為所後者則是名與實相違服

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駮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輙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

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

後者為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欲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旣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强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

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踈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

内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葢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

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之後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

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之未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變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説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

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説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説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

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又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

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沒之通稱者施於

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比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

為父沒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

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考徳皇是又求之於禮

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

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

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

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

崇飭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

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得復治其貨賄工不得復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戸計之戸為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户計之中户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户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

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

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與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

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遊徼之吏强者旣䨲嚚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萬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

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

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

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

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葢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

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

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